

中国电影像极了中国足球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今年百花奖有两个方面让人嘘声一片,一是李易峰凭借《老炮儿》中张晓波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二是冯绍峰凭借《狼图腾》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这是两个被许多人称之为笑话的百花奖奖项。据说,李易峰在听到自己获奖后有

点错愕,因为他的“手下败将”,包括《亲爱的》中的张译,《烈日灼心》里的段奕宏,《寻龙诀》里的夏雨。今年是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阵容最为强劲的一届,不是说资历深就演技好,而是《老炮儿》中全程面瘫的张晓波,甚至无法与张译、段奕宏、夏雨相提并论,然而,最没演技的那个赢了。

冯绍峰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堪称“神乌龙”。看看与他同获提名的那些演员,这等于他的演技胜过了《老炮儿》主演冯小刚,那个新晋金马影帝;也等于说冯绍峰的演技胜过了《烈日灼心》中的邓超,那个凭借该

片成为国际电影节影帝的演技派;同样地,冯绍峰还击败了公认的演技派黄渤(《亲爱的》),对此,我只能呵呵了。

作为报道了十余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电影记者,我不会天真地相信百花奖颁奖现场大屏上滚动的数字会代表什么。退一万步,假设那是真实的投票数,那也是粉丝裹挟的胜利,是演技的失败,是电影的失败。据说百花奖今年有2700万投票,但有多少影迷参加了投票是存疑的,有粉丝现场讲,“除了我们投票,谁还给这奖投票。”自十多年前开始的超女比赛以来,经过拉票洗礼的“小鲜

肉”的粉丝们,已成为娱乐行业一个强大的存在,粉丝团体的拉票战斗力,和电影无关。

其实李易峰没有错,粉丝们对自己的明星能否得这种“老套”的奖项也并不是十分关心,他们在意的是和明星的一场狂欢。错的是百花奖忘记了自己的引导作用,它鼓励新人,但无原则地褒奖,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让人认为这就是演技,这就是艺术。

在网友评论中,有一条评论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越来越像中国足球。”我认为此评论一语中的。

中国足球与中国电影,都

是目前受众量惊人的行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球迷和影迷。这也是严重被金钱裹挟的两个行业,中超的版权5年能卖80亿,一大批球员年薪超千万,中国演员的收入不逊于大多数中超球员,更不用说每年几百亿直逼世界第一的票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也是两个特别虚假、让人痛心的行业,中国足球和中国烂片,多年来被骂成了袜子,依然活得挺滋润。只是,中超因为打假球有那么多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中国电影,却打着迎合粉丝的名义自欺欺人,依然能够光鲜靓丽,流连自盼。

张悦然携长篇新作《茧》回乡：不愿被遮蔽在80后的标签下



在偏向市场化的80后写作群体中,张悦然有些不一样。25日,她带着沉寂10年后推出的长篇小说《茧》来到家乡济南,与读者进行了交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张悦然畅谈了写作的转型与困境,及被80后这个标签遮蔽下的自身对写作的坚持。

文/本报记者 师文静
 片/本报记者 张中

我是经验匮乏的写作者

《茧》是张悦然一部直面祖辈、父辈恩怨纠葛的转型之作,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层层抽丝剥茧,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被业内赞誉为“代表了80后写作的新质地和新方向”。

张悦然称,写作是她的第一份职业,此后编过杂志,现在做大学老师,会对写作带来一些变化,但总体上自己是一位经验匮乏的写作者,所以《茧》耗时十年时间才完成。谈到《茧》在写作主题和方式上的转变,张悦然称是时间带来的。这部小说中,张悦然没有架空、幻象,没有模糊时间与地点,而是将她对济南的真实记忆记录其中。

“直到这本书,我的小说有了真实的城市,写这部小说时,我对济南的记忆被召唤,记忆像一群鸟一样飞到眼前。”小说写到了泉城广场、山大校园以及济南的很多街景和建筑,张悦然称,她

在写作中才发现与故乡的感情很难割舍,随着年龄的增长,故乡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的心里。“通过小说我让记忆永远存在,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被迫代表80后让我很不自在

代表青春写作的“80后”作家,曾经以一个群体面貌出现,但如今他们中有人成了文化商人,有人完全离开了文学。张悦然则转向了传统文学的写作,《茧》被评论家认为是代表了80后的新方向。而谈及这个群体及自己的创作状况,张悦然称,她的写作只代表她自己,每一次在别人的描述中,她都会被代表80后,这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

“80后这个标签的存在造成很多误解,很多人认为80后的写作就是商业化或者就是某一种风格,其实每一个写作者都希望通过写作展示自己的特性和存在。”张悦然称,没有一个作者会喜欢待在标签化的称呼下,她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去真正了解他们的不同,而不是试图“概括”他们。张悦然认为,80后写作

起步时,其实是模糊的,没有完全商业化也不完全被传统文坛认可,大家都在一个岔道口,每位作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商业化写作,就没有机会被文坛接纳。选择传统写作也非常难以成为商业化作家。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所谓的转型,在写作起步的时候我就明确了方向:写符合自己内心文学标准的作品。”张悦然称,她的标准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是之前的写作一直是在青春文学的潮流里面,但即便在这个潮流里,她也遵循了内心的标准。

在这样的自我要求下,张悦然放慢了写作速度,在过去的十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长篇《茧》的创作上。“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作家,应该去生活去积累。现在的商业环境在暗示作家要写长篇,要写大作,但其实文学写作,中短篇和长篇都是很重要的。”

不能参照前辈来评价我们

对于写作来说,尤其是崭露头角的80后一代作家,要想有很好的辨识度,就要确立自己的风格。谈及《茧》的写作中

自身风格的突破和确立,张悦然称,她在努力尝试,但作家风格的确立也意味着局限的形成。“风格其实是确立自己和他者之间的界限,但对作家来说,确立了风格就等于有了局限性。我写长篇的时候也试图去突破,我之前的语言非常繁复,而面对《茧》这样的题材就需要调整,我觉得这也是风格上的一种突破。”

这种突破能否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呢?张悦然认为,80后一代作家的写作与之前几代人的写作是不同的,他们抛弃了集体视角,作品不再是宏观的、俯瞰的。“但是不能因为我们不具备集体观,就认为我们的作品一定是不好的,逊色的。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确立自己的写作观,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总是在前一代人的参照系里去观看后一代作家,是有失偏颇的。”

在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里,作家应该关注底层,关注弱者,但张悦然等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中,小圈层或者中产阶层的某种生活方式也被呈现出来,这是与前几代作家不同的。张悦然称,他们这一代作家或许会慢慢改变一些主流写作观念,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郭晓图书画开展展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迎国庆郭晓图书画展”,9月25日在荣宝斋济南分店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郭晓图先生书法、绘画、篆刻作品140余件,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前来观摩。画展展期至27日。

郭晓图是山东菏泽人,绘画师承石涛、潘天寿、高奇峰等历代大家,博采众长,自成风格,形成了写意、大写意,注重墨色变化,下笔酣畅淋漓的花鸟画风格;在书法上深得张旭、怀素笔法之精髓,其作品大开大合、收放自如、激越奔放,大有旭素之遗风;篆刻艺术主要学习汉印,也结合近代篆刻大家,单刀、双切、布局精妙,具有独特刻法。郭晓图多年来孜孜以求,使书、画、印三者互为滋养,互相促进,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型展览中获奖,并被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礼堂等收藏。郭晓图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会会员、中国书协会员。

张洪祥师生油画展开幕

本报讯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组委会共同主办的“传承·发展——张洪祥师生油画作品展”将于9月26日上午在济南市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张洪祥及32位优秀艺术家的近150件精品力作,将给大众奉献一场极具学术性的视觉文化盛宴。

张洪祥是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原美术系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山东油画学会名誉主席,是山东高等美术教育学科推动者。其创作的《斗霸》《节节胜利》《长街行》等是中国美术史上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之作。他对油画宏大叙事性的透彻理解和对社会现实求真而朴素的关怀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对山东乃至全国油画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师生展的参展艺术家已在全国美术界有重要影响力,他们传承并发展了张洪祥的现实主义道路,在当今油画画坛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朱頔)